

贵州艺苑一苍头

贵州省文化厅
贵州省话剧团编
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

王呐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民族出版社

贵州艺苑一苍头

贵州省文化厅
贵州省话剧团
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
编

王呐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贵州艺苑—苍头 / 王呐著 ; 贵州省文化厅 , 贵州省话剧团 , 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编 . -- 贵阳 : 贵州民族出版社 , 2016.5

ISBN 978-7-5412-2265-8

I . ①贵… II . ①王… ②贵…③贵… ④贵…
III . ①王呐—回忆录 IV . ①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8906 号

贵州艺苑—苍头

贵州省文化厅 贵州省话剧团 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 编
王呐 著

出版者 贵州民族出版社

出版地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出版集团大楼 18 楼

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22.75
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字 数 3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12-2265-8

定 价 70.00 元

谨以此书献给贵州省话剧团建团60周年、
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成立15周年。

编委会

主 任：许 明

副 主 任：董林生 常 晖 蔡 葵

编 委：刘玉珍 杨 高 井立民
傅汝吉 池 丹 周 剑

序

龙志毅[※]



王呐同志，山东人，中共党员，曾任贵州省话剧团副团长。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来贵州支边，在贵州干了大半辈子的话剧工作，如今已八十五岁高龄，多病缠身，却仍在为更加繁荣多彩的贵州文艺事业而奔劳。人称：贵州艺苑一苍头，名副其实。

我不知道贵州话剧界，有没有第二个人像王呐一样，不是“科班”出身的，他早年参加革命后，从打腰鼓到走上舞台，最后不仅当了名演员，而且是集编、导、演于一身，造诣很高，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！其实说白了，王呐这套学问并非天生，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增长起来的。贵州解放前很穷，向来有“人无三分银”的说法。但贵州的文化无论传统和现代都不落后。王呐来到贵州后，积极参与探索和实践，树立了文化自信，因而在艺术工作中更自觉了。几十年来他为贵州的话剧舞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角色。他有过《四渡赤水》《鲁迅与瞿秋白》的辉煌，也有过和井立民等伙伴因协助已故省委宣传部老部长汪小川修改《山寨人家》受到批判的辛酸。“文革”十年自不用说了。这些辉煌和辛酸，使他的才能得以在实践中逐步增长。是贵州这块土地哺育了他，反过来他也爱上了这块土地。他在评论主演《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的马少骅（他的学生）

※ 作者（彝族）为贵州省政协原主席、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名誉主席、作家。

时说：“他为贵州的乡亲们争了光！”这一句看似普通的话，实则代表了他自己的心态。一个不热爱贵州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。王呐正是一个热爱贵州的人，真是一语道破！看过北京等大城市的剧团演出的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等剧目后，再看贵州话剧团演出的相同剧目，我有这样的感觉：贵州的演出水平并不比他们差。

正因为他在数十年的辛酸苦辣中爱上了这片土地，离休后，他依然想尽量发挥余热，为多姿多彩的贵州舞台，再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他于是想到了将贵州离退休的各剧种的著名演员组织起来，成立了“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”，大家共同努力，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。老艺术家委员会成立到现在已有十余年（2001年成立），换届了四次，王呐依旧稳坐在主席位置上。有责任就要担当，十多年来他们办了不少的事。一是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每年都组织了许多活动和演出。二是遇到重要节日则进行专项演出。例如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时，以他们为主，有关单位配合，演出了大型话剧《黑奴恨》，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赞扬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们出版了四辑《黔岭星空》，为160多位曾经活跃并驰名于贵州戏剧舞台上的艺术家们写了“剪影”。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，不仅为这些艺术家个人及其后人存了史，同时也为当代贵州的艺苑积累了十分宝贵的资料。你若要问贵州话剧及其他剧种的起源，就去看看罗军、林薇、苗溪春他们的传记吧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没有王呐，便没有老艺术家委员会，没有这个委员会，便没有《黔岭星空》，没有《黔岭星空》的出版，便使贵州的当代梨园缺少许多不可多得的鲜活史料。

在《贵州艺苑一苍头》出版之际，写这么几句话，以示祝贺。

2015年3月16日

目 录

第一篇 自己说

1. 我从哪里来 /2
2. 第一次看戏 /4
3. 第一次演戏 /5
4. 庆祝济南解放 /6
5. 投身革命 /8
6. 正式参加革命文艺队伍 /10
7. 劳动 学习 /12
8. 从打腰鼓扭秧歌到演出《白毛女》/14
9. 参加土改 /16
10. “名噪”江南 /18
11. 文工团撤销 /22
12. 大区撤销 /24
13. 幸运的转折 /26
14. 从零开始 /28
15. 难忘师恩 /32
16. 支援边疆 奔赴贵州 / 39
17. 从群众演员开始 /41
18. 疯狂的大跃进 /42
19. 辉煌的“黄金时代” /45
20. 第一次做导演 /48

21. 困难时期 /50
22. 艰巨的历史使命 /53
23. 实验性排练《渔人之家》/54
24. 多灾多难的《山寨人家》/58
25. “文革”中的戏剧生活 /63
26. “火烧芭蕉”心不死 /67
27. 任重道远 /71
28. 《挡不住的车轮》被挡住了 /74
29. 千难万险的《四渡赤水》/76
30. 百折不回的《鲁迅与瞿秋白》/84
31. 不得人心的承包 /94
32. 耿耿于怀的电影梦 /99
33. 背负沉重的“十字架” /101
34. 走向国际的《傩愿》/108

第二篇 随想随说

1. 周总理四次接见 /118
2. 我的母亲 /123
3.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/127
4. 论领袖形象的塑造 /135
5. 《傩愿》架起了夜郎与岛国的友谊之桥 /143
6.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 是人民奋进的号角 /155
7. 谈敬业 /159
8. “百年”沉思 /164
9. 捧出一颗丹心 献上一份痴情
——话剧百年纪念演出《黑奴恨》的总结 /175

10. 感想感受感谢
——《贵州话剧光辉历程》编后 /183
11. 前辈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 /186
12. 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
——贵州省老艺术家委员会成立十周年讲话 /190
13. “贵州话剧一流”
——纪念贵州话剧 100 周年纪念会讲话 /193
14. “我经历了贵州话剧的黄金时代和苦难岁月”
——《贵州都市报》专访 /201
15. 仰望星空 /214
16. 宝剑锋从磨砺出 /215
17. 剧团与剧场关系之我见 /218
18. 北京人艺来了 /221
19. 编后语 /224
20. 关于当前一些文艺现象的思考 /226
21. 文化体制改革的指路明灯
——学习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/231
22. 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人物
——看电视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有感 /238
23. 戏里戏外话人生 /241
24. 青春无悔 /251

第三篇 朋友们说

1. 革命友谊地久天长 /256
2. 王呐与贵州话剧 /260
3. 好演员更是好导演
——话剧艺术的继承与开拓者 /275

4. 台上见真功 台下涌真情 /285
5. 桑榆晚景亦粲然
——记王呐运筹老艺委早期的几件事 /293
6. 师者王呐 /306
7. 功德无量的一件善事
——关于《黔岭星空》的两封信 /310
8. 北京专家谈话剧《鲁迅与瞿秋白》/316

末篇 必须说

1. 千言万语 /346
2. 附录：艺术生活年表（贵州段）/348

第一篇

— 自己说

1

我从哪里来

我的祖籍是山东省诸城县（现已改为市）九台村（现已改为镇）。大家都知道，山东简称鲁，因为曾是鲁国所在地。其实，当时还有个齐国，而且齐滨海，无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均强于鲁，于是人们常称山东为齐鲁大地。诸城即属于齐。山东曾是姜太公的封地，也曾是周公旦的封地，是孔孟桑梓之邦，又是梁山泊英雄聚义之地。它拥有泰山之尊，渤海之雄，更有神仙之境蓬莱瑶台。历史上，这里发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也留下了无数美丽迷人的传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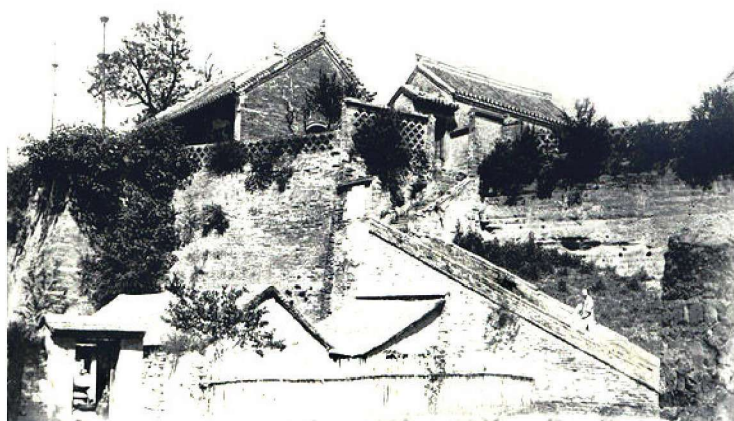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当年有一百单八县，恰如梁山好汉之数。诸城只是一个三等县，但却是一个人才荟萃之地。据说虞舜即生于此。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曾当过本县的县太爷。那时诸城叫密州，苏东坡在城墙的北门楼上修了几间平房，取名“超然台”，经常在此和一些文人学士聚会，饮酒赋诗，高谈阔论。《古文观止》中就收有他的名篇《超然台记》。我少年时，傍晚常和一些要好的同学，三五成群到城墙上去散步，逛着逛着就到了超然台。这时台上的房屋已经破败，但房中依然端坐着苏东坡的塑像，他那傲然的神态鼓舞着日寇铁蹄下的苦难人民。颓败的门楼上仍然支撑着一块朝天匾，刻的什么字，我已记不得了，但那超然物外傲视苍穹的气概，却是令我永远难忘的。

清朝名吏刘统勋、刘镛父子也是诸城人，他们的故居距我家仅十余里，因其清正廉明，他们家没有豪宅大院，所以，几乎无遗迹可言。前些年，电视连续剧《宰相刘罗锅》及《天下粮仓》使其父子名声大噪，我想，若在他们的故

居处修建几间草房，作为廉政建设的教育基地，实是一件顺应民心的好事。

此外，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作者张择端也是诸城人。现代著名文人王统照、臧克家、王愿坚等都是诸城人。

我 15 岁离开诸城，18 岁参加革命，当了文艺兵，从此离开了山东。我 28 岁调来贵州，今年 85 岁，这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贵州度过的，应该算是个为建设贵州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人。我曾一度自号“黔中鲁人”，后因觉得这名字像日本人，故又改成“梨园苍头”，因为我是一个文艺老兵，而且始终没有离开过文艺战线，是个地道的戏剧人，是个为戏剧事业奉献终生、奉献一切的人。



趵突泉旧貌

2 第一次看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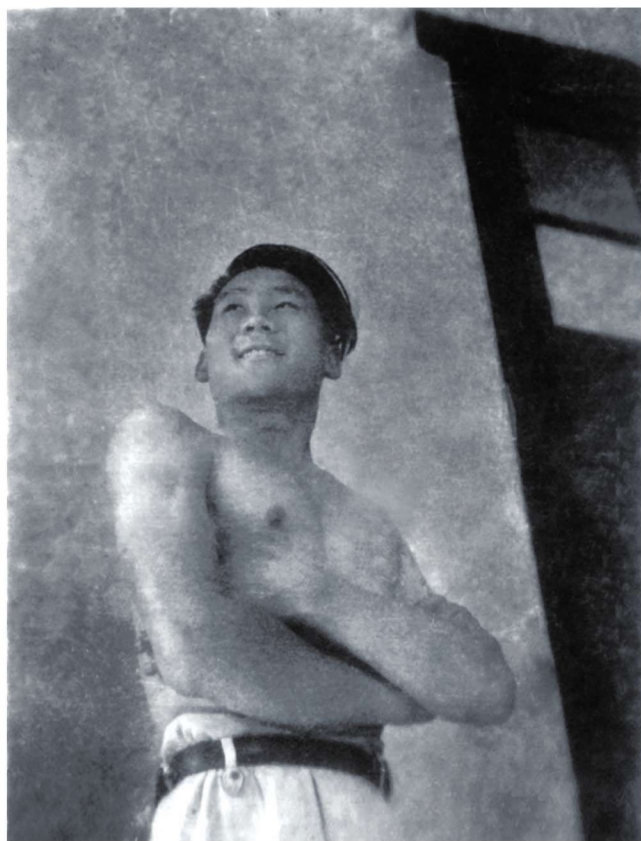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家族没有戏剧基因，祖父是个农村秀才，与戏剧完全绝缘，而且在我两岁时他就去世了，我三岁时父亲又暴病身亡。1937年，我七岁，刚上小学一年级，日寇就侵占了我的家乡，于是当了八年亡国奴。我的童年是在这样一个贫困、窒息、压抑、恐怖的小县城里度过的。终日人心惶惶，哪里有戏可看。记得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，县里为求雨，在关帝庙前唱野台子戏，我也跟同学们挤进去看了。戏里演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根本不清楚，只记得有个金钱豹耍钢叉，耍着耍着将钢叉朝观众扔过来，大家吓得叫起来，钢叉“咣”一声插到了台口的柱子上，台下一片叫好。还有个戏是“铡活人”，台上的人先抬一铡刀过场，再抬一个用红布包着头，光着膀子的人放到铡刀上，一刀铡下去，鲜血直溅到光着的膀子上。后来听说铡的只是一只鸡。这是我在十五岁前看的唯一一次戏。

3 第一次演戏

看第一次戏之前，我却懵里懵懂地演过一次戏。当时我上的是一所教会学校，可以不学日语，平常日本人也不来干扰，老师都很进步、爱国。在我十岁那年，第一届毕业班要毕业了，老师们组织了一次同乐会。同乐会中要演两个话剧，都是老师根据小说改编的，我在其中一个戏里扮演一个穷人家的女儿。戏里面，我演的小姑娘拎着一篮子鸡蛋去卖，一路走一路盘算：卖了鸡蛋买两只小鸡，小鸡长大了又下蛋，卖了蛋再买两只小鸭……一直想到买头牛。正想到高兴处，脚下一绊摔了一跤，鸡蛋全摔碎了。小姑娘回家向母亲哭诉，正当此时，哥哥又因偷了人家的闹钟被警察抓走，母亲急得走投无路，嚎啕大哭，我也跟着哭，戏在哭声中闭幕。排练时一切顺利，演出时我戴上了长辫子假发，大伙儿都说我像女孩，说我俊，羞得我满脸通红。等上台后，台上灯光刺眼，台下一片漆黑，只听见乱糟糟的声音，弄得人晕头转向。我从“家”里拿着鸡蛋下场后，要从另一边上场，这中间有一段母亲求菩萨保佑的戏，平常排练时我清清楚楚，这时从后台绕过去，台上演到哪里我完全不知道，只见台上没人，就认为自己该上场了，于是急忙上台，高高兴兴地说着自己的梦，却把待在后台演母亲的钟老师急坏了，因为我卡掉了他一大段戏。在另外一个戏里我四哥演主角，他在战场上牺牲了，躺在台上，我演冲锋的战士之一，就是一个过场。下来后，我哥说我踩了他的肚子，我说没有，他说他看得清清楚楚，肯定是踩了，可我一点感觉也没有，于是这件事成了“千古悬案”。对我来说，这显然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，但它却是我戏剧生涯的开始。有了第一次，以后胆子就大了，心里装着一种盲目的自信：“我是上过台的，我是演过戏的。”

4

庆祝 济南 解放



济南解放时的我（1948）